

铁扇公子
作品

寻桑

XUN SANG



//

我知道遇到狂风需要躲避
遇到恶意需要回击

可是，
遇到如火般伤人
又炽烈的爱情呢

//

席至衍，如果这火光是你
再痛，我也愿意

往往两颗心有多亲密
是透过伤痛来证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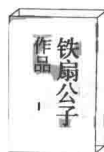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寻

XUN SANG

桑



I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寻桑 / 铁扇公子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8
ISBN 978-7-5594-0799-3

I. ①寻… II. ①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66137 号

书 名	寻桑
作 者	铁扇公子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罗媛媛
责 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 字 编 辑	张尧尧
封 面 设 计	刘芳英
封 面 绘 制	ruby 可可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145 千字
印 张	9.5
版 次	2017 年 8 月第 1 版,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0799-3
定 价	29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他给予了我无尽的爱、体
贴和包容，他让我成为今
天的我，



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一章 /001	第二章 /023	第三章 /046
“我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，来看一看桑小姐的软肋究竟是什么。”	Zihuatanejo，没有回忆的海。 她终于可以成为一个没有回忆的人了。	没来由的，他突然就想起了从前，在一次次的审讯中，在法庭上，桑旬也从来都是这样，沉默地逆来顺受。
第四章 /071	第五章 /093	第六章 /115
这座城市呀，载满了她最快乐肆意的青春回忆，亦见证过她最孤苦无助的黑暗时刻。她初来时意气风发，离开时却一身风霜，黯然退场。	席至衍自我调节的能力一流，很快心情便又好起来。他现在是她的男人了，她唯一的男人！	“我知道我还不够好，你给我点时间，先别喜欢上别人行吗？周仲安不是良人……沈恪也不行，沈恪他人那么无趣，长得没我帅，也没我对你好，你别喜欢他了，行吗？”



第七章 /137

照片中的少女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，高高的马尾辫，穿一条背带裤，怀里抱着本《牛津词典》，站在一棵巨大的香樟树下，笑容灿烂。

第八章 /163

“那你要记住呀……我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得到过什么爱，所以你要记住……我永远、永远都不会仗着别人对我的爱去伤害别人。”

第九章 /187

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他和桑旬之间的种种，原本就是他一点一点求来的。他只不过是桑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，只要他一放手，她便会头也不回地离开。

第十章 /213

他多可笑，居然还奢望她的爱情。

第十一章 /240

这世上有人因无知而残忍，可沈恪不是。他分明太清楚，却还是将她推入那般残忍的境地。

第十二章 /263

“最后，我要感谢我的爱人，他让我在绝境中看到一丝光明，他一手将我淤泥中拉出来……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”



第一章

“我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，来看一看桑小姐的软肋究竟是什么。”

//

01

桑旬早知道自己今时的处境难堪，但也没预料到会在这样的场合，以这样的方式与沈恪和席至衍重遇。

周五下班的时候，桑旬握在手中的电话突然亮起来，她看一眼，上面赫然是杜笙的来电。

她赶紧接起来，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夹杂着喧嚣的背景音：“你是杜笙的姐姐？”

桑旬一愣：“对，我就是。”

“给你半个小时，来‘枫丹白露’接她。”说完，男人便挂断电话。

桑旬自然知道“枫丹白露”是什么地方，那是全京城最出名的销金窟。

大学时有同一社团的师姐在顶级私募实习，第一次跟着老板去“枫丹白露”见客户，回来后绘声绘色地同她们形容：“一晚上就开了两瓶十二万的酒！”

桑旬也顾不得细想杜笙怎么会在那个地方，转身便叫了辆出租车直奔“枫丹白露”。

刚下出租车，不远处走过来一个男人，将她上下打量一遍，问：“你是杜笙的姐姐？”

桑旬点点头。

“跟我来吧。”那男人冲她扬了扬下巴，转身进门。

桑旬跟着这男人一路往建筑物的深处走去，走到最里间，男人顿住脚步，叩了叩房门，冲里头的人说：“道哥，人来了。”

进了房间，桑旬一眼便看到坐在沙发上的杜笙。小姑娘两眼通红，一仰脖子就将手中满满的一杯酒灌了下去。边上坐着的几个男人，脸上一副看好戏的神情。

桑旬怎么也没想到她居然敢在这种地方喝得醉醺醺，劈手便将已空的酒杯从杜笙手里夺了下来。

杜笙醉眼迷离，似乎这会儿才瞧见桑旬，她的脸色僵了僵，将桑旬的手甩开，没有说话。

旁边一个男人似笑非笑地开口：“杜小姐，你看你姐姐都来找你了，快回去吧。”

“你去告诉席至衍，见不到他我是不会走的。”杜笙眼中泪光莹莹，却倔强地咬了咬牙，“我就不信他能躲我一辈子。”

桑旬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，可也觉出点苗头来。她压着火，好声好气地哄杜笙：“笙笙，你已经醉了，先跟我回去好不好？”

“你滚开！”杜笙猛地推开她，又站起身来冲着对面的几个男人吼道：“谁让你们把她叫来的？”

先前说话的那男人又开口了，语气嘲讽：“不叫她还能叫谁？席先生说过，不会再见你。”

席先生……席至衍？桑旬惊讶于自己的迟钝，她心中浮起一个可怕的猜测，却不敢再细想下去。

桑旬强自镇定地向旁边那男人道歉：“道哥，真是对不起，我妹妹不懂事，您别和她一般见识。”说完她便将一边的杜笙强拉起来，语气严厉：“跟我回去！”

杜笙先前被那男人嘲讽，一腔怒气正没处发，此刻狠狠地撇开桑旬的手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，你凭什么管我？”

桑旬见她这副蠢样，恨不得一个耳光扇上去，可她到底还是冷静下来，说：“我是你姐姐，我不管你谁管你？”

“我姓杜，你姓桑，你算我哪门子的姐姐？”杜笙冷笑，末了又添一句，“我爸可没有投毒犯女儿。”

心里的伤疤被人这样狠狠地撕开，桑旬的脸色霎时间变得惨白。她几乎要笑出来，原来即便是在亲人心中，她也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不堪。

道哥见她们姐妹俩这样，也没开口劝，只是突然转向杜笙，指着桌上的几瓶洋酒笑咪咪地说道：“杜小姐，要是你把这几瓶都喝了，我就告诉席先生你在哪儿。”

桑旬知道这群人有心捉弄杜笙，却没想到杜笙居然连问都不问，直接拿过酒瓶就要对着瓶口喝。

桑旬哪里能真的放着她不管，劈手将酒瓶从杜笙手中夺下来，厉声喝道：“你疯了是不是？”

杜笙这回没再和她犟，任由桑旬将她手中的酒瓶夺去，只是眼圈再次泛红，然后“哇”的一声痛哭起来。

道哥见她这样反应，嘴角的笑意又深了几分，他转向桑旬：“那要不桑小姐把酒喝了？喝完了，我就让这儿的人再也不放你妹妹

进来。”

看着面前满满的一玻璃杯酒，桑旬心中忐忑，可她明白既然进了“枫丹白露”，哪有那么容易放她们出去的道理。她今天如果想把杜笙从这里带出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咬咬牙硬灌下这些酒。

她屏着气灌了一杯下去，白兰地的味道辛辣呛人，她忍不住剧烈地咳嗽。旁边的道哥看见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：“桑小姐慢慢喝，不着急。”

话是这样说，可那边早已倒好了第二杯等着她。桑旬认命地伸手去拿那酒杯，包间的门却突然被推开。

桑旬怔怔地望着站在门口的那个人，几乎动弹不得。

“沈先生。”道哥和房间里的其他人都站了起来，“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”

沈恪在房间里扫视过一圈，他的视线掠过桑旬，却并未停顿，最后落在桌上的酒瓶上。他微微皱起眉，声音却是波澜不惊：“阿道，别玩过火了。”

“我这也是没有办法……”道哥这会儿只能赔笑道，“都是席先生惹的风流债。”

沈恪脸上倒没什么变化，只是冷哼了一声，说：“至衍真是胡闹。”说完便掏出手机来。

不知是不是因为刚才那杯酒的缘故，桑旬只觉得脸上烧得厉害。可她心里清楚，在这里遇见沈恪令她觉得万分难堪。她在心中默默祈祷，希望沈恪并没有认出自己。

沈恪对着电话那头说：“你来‘枫丹白露’一趟，这里有两个女孩找你。”

不知电话那头的人回了句什么，沈恪简单地应了句“好”，然

后转身对身边的经理说：“帮我把这两位小姐送出去吧。”顿了顿，他又补充道，“以后不要再随便放不相干的人进来。”

桑旬醒过来的时候头痛欲裂。她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，这应该是酒店客房。她又低头看了一眼，发现自己身上穿的还是昨天的衣服，于是稍稍放下心来。

她的记忆还停留在昨夜의“枫丹白露”和沈恪出现的那一瞬间。

退房的时候她才知道账挂在沈恪的名下了。桑旬心里一沉，沈恪肯定是认出自己来了。

是她自己蠢，哪怕她和沈恪之间再生疏，当年两人却是在同一个实验室待了许久，她去实验室又去得勤，尽管沈恪并不搭理她，但多半也是脸熟了。

再到后来，出了那样的事情，她一夜之间在整个校友圈子里出了名，即便那时沈恪已经去了国外读 Ph. D，可大概也有所耳闻。

桑旬捂住脸，觉得异常难堪。

但她想，以后也不会有机会见到沈恪了。

02

从酒店出来，桑旬担心杜笙，于是打了个电话，但一接通就被挂断。她还想再打，杜笙那边很快发过来一条短信：让我一个人静静。

杜笙是桑旬同母异父的妹妹，在一所艺术院校念书，同学大多家境优渥，因此也攀比成风，杜笙并不喜欢她这个当服务员的姐姐出现在同学面前。

桑旬对着那条短信看了良久，终究还是放不下心，她略一思索，

便直接去了杜笙的学校。

事情的起因是一个月前杜笙她们学院组织的公益活动。因为是美国美术学院，所以组织了学生将自己的画作拍卖，然后将拍卖所得一并捐赠给福利院。

这种活动原本就是意义重于实质，筹不到多少钱，可在一月前的那场拍卖会上，席至衍却突然出现，花了二十万的价钱将杜笙的画给买了下来。

之后的事情桑旬猜都不用猜，杜笙迅速坠入情网，可不到一个月，席至衍便甩了她。

桑旬觉得后背生寒。席至衍早不出现，晚不出现，偏偏要挑在她刚出狱的时候去勾搭杜笙，她实在很难相信这只是巧合。

出了学校，桑旬突然被一个男人拦住。她抬头一看，发现居然是昨晚在“枫丹白露”遇见的道哥。桑旬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便听见他开口：“桑小姐，席先生想见你一面。”

她下意识就想要逃，可是道哥钳住她的手臂，轻轻松松就将她塞进了身后的那辆黑色房车里。

她惊魂未定，却对上那双漆黑的眼睛，只是那目光冰冷又满含嘲弄。桑旬认命地闭上眼，嘴角挂上自嘲的微笑。

“桑小姐。”席至衍看着她，声音中没有太多情绪，冷淡又疏离，“别来无恙。”

她不该忘记这个男人……她“害”得他妹妹半死不活，他恨她，恨不得啖肉饮血。

桑旬低着头，并没有说话。

席至衍的声音依旧十分平静：“抱歉，最近太忙，没能去亲自迎接桑小姐出狱。”

他的语气淡淡的，听不出情绪，桑旬却不可自抑地战栗起来。她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，压抑住内心的颤抖。良久，她听见自己干涩紧绷的声音响起：“席先生，你恨的人是我，要报复的也是我。我求求你，不要牵连到我的家人，好吗？”

“桑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席至衍甚至笑了笑，“我听不太明白。”

桑旬把手放进包里，深吸一口气，继续说下去：“席先生，杜笙是我妹妹，可她是无辜的。你不能因为要报复我，就装作喜欢她，践踏她的感情。”

“你怎么会这样觉得？”席至衍蓦地靠近，轻轻嗤笑了一声。

他的气息在桑旬的耳边拂过：“我喜欢的明明是你，又怎么会装作喜欢你妹妹？”

这大概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了。席至衍喜欢她？她是毒害他妹妹的恶毒女人，哪怕全世界的女人都死光了，席至衍也绝不可能喜欢她。

桑旬没料到自己的意图居然被他一眼识破，下意识地握紧了放在包里的手机。

席至衍打量她的目光又恢复成之前的嘲弄意味，他看着桑旬，不咸不淡地开口：“怎么？不继续录音了？我倒是不介意让你妹妹知道，和她抢男人的是她姐姐。”

桑旬咬着唇，没有说话。

“只不过桑小姐应该比我更了解你的妹妹。”席至衍看着她，眼神玩味，又补充道，“你说，她是会相信你，还是相信我？”

桑旬自嘲一笑，终于对上席至衍的双眼：“当然是相信席先生。我不知道你到底想做什么，只是，如果你想要通过杜笙来伤害我，

那你恐怕要失望了。”她发现自己居然还能挤出一个微笑来，“你知道，我并不是软弱可欺的人。”

一直平静的席至衍终于被她的这句话激怒，他的手指如铁钳一般，紧紧扼住她的脖子。他的手指一寸寸收紧，桑旬渐渐觉得呼吸困难，意识模糊间，她听见席至衍蕴含着极大怒气的声音响起：“为什么会有你这样恶毒的女人！你是在跟我耀武扬威吗？”

桑旬拼命地挣扎，可席至衍的力道极大，她根本不能撼动他分毫。就在桑旬以为这个男人就要在这里将自己掐死的时候，席至衍突然松开了手，桑旬重重地跌落在椅背上，然后拼命地咳嗽。

席至衍似乎已经平静了下来，恢复了先前的冷淡模样。他点燃了一支烟，语气漫不经心：“如果杜笙不行的话，就换一个吧，毕竟人总有软肋……桑小姐有朋友，有弟弟，有母亲。”

他转过头来，直视桑旬的眼睛：“我有足够的耐心和好奇，来看看桑小姐的软肋是什么。”

席至衍的声音低沉悦耳，桑旬却觉得不寒而栗。

她听到自己牙关颤抖的声音，可还是强装镇定道：“席先生，当年法庭宣布判决的时候，所有的事情就已经了结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了结？”他怒极反笑，语气冰冷至极，“你是不是以为，坐过牢，就可以把你做的那些事情一笔勾销？”

桑旬沉默半晌，终于语气平静道：“如果不是我，你妹妹现在可能已经死了。”

席至衍没有说话，突然就抬手，毫不留情地扇了她一个耳光。

他这一耳光的力道极大，桑旬被打得伏在一旁，许久都没有缓过来。耳边“嗡嗡”声不绝，脸颊上是火辣辣的疼。

“这样的话，你可以试试再说第二遍。”席至衍的声音里没有

太多情绪。

席至萱濒临死亡的时候，桑旬曾救过她一命。

后来的许多年里，桑旬都觉得，那大概是自己这辈子做得最错误，也是最后悔的一件事情。她无数次幻想过，若是上天再给她一个机会，她一定不会选择去救席至萱。

席至衍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她。

中途，他让桑旬下车。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她便被带到一家名品店。几位店员一拥而上，将她团团簇拥在中央，七手八脚地帮她换了衣服，又化了妆，打理了发型。

桑旬心里突然冒出一个荒唐古怪的想法：难不成他是打算让自己去接客？

当车子载着她到了城西那片富人云集的别墅区后，桑旬隐隐察觉席至衍的意图，却更加觉得不可思议。

席至衍看了她一眼，目光中的威胁意味十足，语气却是漫不经心的：“待会儿给我放聪明点。”

一进席家大宅，席至衍将外套脱了，递给管家，扬一扬眉，问：“姓周的来了没？”

管家接过外套，低下头答道：“周少爷已经到了。”

桑旬心中一早便有不好的预感，直到她被席至衍拽进客厅，在人群中望见周仲安，以及瞧见后者看见自己时瞬间惨白的脸，她的猜测终于得到了证实。

席至衍花这么大力气将她改头换面，哪里是让她去接客，根本就是为了让在众人面前让周仲安难堪。

她听见席至衍向一屋子的人介绍自己：“这是桑小姐，我的朋

友。”语毕，他又看向坐在不远处的周仲安，嘴角一弯，补充道：“也是仲安的朋友，对吧？”

当年案发时她是周仲安的前女友，也是投毒案的被告。

果然，桑句看见席父满面怒容，却碍于外人在场无法发作，席母也一脸吃惊地望着儿子。

倒是周仲安，最先从惊愕中反应过来。他站起身来，接了先前的话头，脸上挂着淡笑对众人解释道：“我和桑句是大学同学。”

桑句想，从前的周仲安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念大学时他就是学生会主席，在一千同龄人中成熟冷静，又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圆滑世故。

用过饭后，趁着客人们休息的间隙，席父将席至衍叫进自己的书房，大发雷霆：“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？你把那个女人带到家里来是想干什么？你是想丢尽席家的脸面吗？”

“周仲安坐在那里就不丢脸了？”席至衍轻哂一声，迎上父亲瞪视的目光，语气不疾不徐，“把她带过来有什么要紧的？反正也没人认出她来。粉饰太平不是你们最拿手的吗？”

“你这是跑来冲我兴师问罪？”席父怒极反笑，“你是不是忘了至萱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”

席至衍闻言捏紧了拳头，但面上仍是不动声色的模样，他淡淡地说：“爸，我从来没忘，但你似乎忘了。”

席父没有说话，只是眯起眼睛来打量面前的儿子。

席至衍冷笑，直视着父亲，逼问道：“如果不是周仲安脚踏两条船，那个女人会丧心病狂到要下毒害至萱？”他嘴角的微笑渐渐消失，语气越发冰冷，“她罪有应得，可周仲安他又是什么好东西？难道你还真把他当女婿等着他给你养老送终？”

“你这个混账东西！”席父被儿子的这一番话激怒了，伸手就拿起书桌上的镇纸朝席至衍身上砸去。

席至衍不避不让地站在那里，那镇纸偏了方向，但仍擦着他的额头飞过去，落到地板上发出重重的声响。他用手背拭了拭伤口的血迹，转身径直往楼下走去……

03

桑旬无处可去，只能在院子里坐下。

身后有脚步声传来，桑旬转过头，却看见周仲安正朝自己走来。他一坐下，开口便问：“什么时候出来的？你怎么会和席至衍在一起？”

桑旬没说话，她并不想解释。

见她沉默，周仲安似乎也觉得自己的话不太妥当，于是缓和了语气，温言道：“你应该离他远一点，你惹不起这种人。”

桑旬不想跟他讨论这个话题，只是沉声回应：“我知道。”

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嗤笑，两人回过头去，席至衍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。他看着周仲安，嘴角弯起：“这么多年，你当情圣的毛病怎么还没改过来呢？”

席至衍走到桑旬身边，一只手捏住她的下巴，迫使她抬起头面对周仲安。桑旬觉得这个动作极侮辱人，却在他铁钳般的手指下动弹不得。他戏谑的声音在头顶上方响起：“对着这样一个女人，你还能有兴趣，你们俩还真不愧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

周仲安的脸色僵了僵，但还是回道：“她现在已经不欠你什么了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席至衍看向周仲安的眼神满含讥诮，“你更是什